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陶鳴珂

欽定四庫全書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

明 田汝成 撰

帝王都會

杭州之名相傳神禹治水會諸侯于會稽至此舍杭登陸因名禹杭至少康封庶子無餘于越以主禹祀又名餘杭秦置餘杭縣隋置杭州竊謂當神禹治水時吳越之區皆懷山襄陵之勢縱有平陸非浮橋緣延

不可徑渡不得于此顧云舍杭登陸也說文杭者方舟也方舟者並舟也禮大夫方舟士特舟所謂方舟殆今浮橋是也蓋神禹至此溪壑縈迴造杭以渡越人思之且傳其制遂名禹杭耳

錢塘之名劉道真云唐元和中功曹華信議立此唐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一斛者與千錢來者雲集俄云不復用矣民皆棄去而唐成故名錢唐世說又云晉時沈姓者令錢唐詭民致土築唐而錢實不給至唐

時避國號加土於唐改稱錢塘然秦時置會稽郡錢唐縣而史記亦云秦始皇下丹陽至錢唐臨淞江上會稽則錢唐非始於晉唐時明矣考之釋文唐途也錢古錢姓豈秦漢間有姓錢者居此或築堤捍水而遂係之以唐歟

杭地屬吳屬越諸家為說不同以為屬吳者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淞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為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

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淞江遂謂吳越必以淞江為分界以為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吳東陽王象之本其說謂錢唐舊為越自夫差敗越地始入吳雖皆知為越地而未知分界所在惟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北界至禦兒即檣李本嘉興府崇德縣有禦兒鄉有水名語水語與禦通則是吳越以禦兒為分界二說各有所據今考之當以後說為是春秋

魯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槁李杜預注云嘉興縣南槁李城又史記世家闔閭十九年伐越句踐迎擊之槁李賈逵註云槁李越地據此則槁李以南為越境杭在其中矣此杭為越地一也吳越春秋句踐既臣于吳夫差賜之書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槁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今海鹽是也縱橫八百餘里且謂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則是所封之地皆越故疆又越絕書越地記云

語兒鄉故越界本名就李即檇李吳疆越地以為戰地至柴辟亭吳地記云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為戰地則吳越疆界尤極分明此杭為越地二也若淳祐志所引皆有可辨者其一為越羣臣祖句踐于淞江遂謂吳越以淞江為界殊不知是時句踐方保栖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為吳有宜其祖道止于江濱也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則謂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志云陽山又名秦餘杭

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栖于此死因葬焉至今
號夫差墓又越絕書吳地記云秦餘杭山去毗陵縣
五十里近太湖今餘杭去長洲太湖甚遠豈可以名
之偶同強合為一旦越在東南吳在西北吳王不西
北走蘇常而反東南走餘杭必無此理其一謂楚伐
越盡取故吳地至淞江則淞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
此句自有兩義所謂故吳地者言越故取于吳者也
所謂至淞江者言併越原有之地而盡取之也豈可

槩以為故吳地乎皇極經世以其辭不別白故于楚滅越盡取其地之下書曰東開地至淞江則是淞江以西本非吳境乃楚因越地而開者也合是二說則郡志之誤可以渙然無疑矣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

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斗牛錢唐分也因遊錢唐占之又於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因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懼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傍舍錢生博徒爾術者召鏐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

者因此人也廼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
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耳明日
遂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及鏐貴
辟起為賓客

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
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
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
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

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
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
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者地名也告道旁媼曰
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
不知地名皆曰嚮十餘卒尚不可敵况八百里屯兵
乎乃引兵還

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杭州刺史董昌構兵
鏐擊斬漢宏乃奏昌為越州觀察使而自居杭州昭

宗拜鏐為都團練使尋進鎮海軍節度使頃之董昌以羅平烏譏反越州鏐擊取之乃進鏐封爵而錫之鐵券曰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淞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淞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勲

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勲古
今一致頃者董昌僭亂為昏鏡水狂謀惡貫流染齊
人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
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吳粵于塗炭之
上師無私焉保餘杭于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
室績冠侯藩著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
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論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
金版申以誓詞長江有似帶之期秦華有如卷之日

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
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
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繆如越州
受命還治錢塘名所居營曰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
山幼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天復二年封繆越王天祐元年改封吳王開平元年梁
太祖即位封吳越王時有勸繆拒命者繆不納笑曰
吾不失為孫仲謀竟受命改臨安為衣錦軍展飭塋

隴旌旂鼓吹振耀山谷童時釣弋之所盡蒙以華屋
販鹽擔簣亦裁錦韜之嘆曰焉敢忘本一隣媼九十
餘歲矣攜壺漿角黍迎鏐呼曰錢婆留寧馨長進鏐
下車拜之蓋鏐生時光怪滿室其父欲不舉是媼强
留之故名錢婆留也鏐既置酒父老高會男婦八十
歲以上者金尊百歲者玉尊時飲玉尊者十餘人鏐
執爵上壽歌曰三節還鄉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
天明明兮愛日輝百歲荏苒兮會時稀時父老聞歌

多不解音律鏐覺其歡意不洽乃高揭吳音以歌曰
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
裏歌訖舉座賡之叫笑振席二年冊尊鏐尚父長興
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謚武肅子元瓘立

武肅王起仄微開國垂統雖由天授而其才智亦有過
人者在軍中恒倚危枕而寢未嘗貼席榻置粉盤夜
有所記則畫盤中或發銅丸于外以警宿直嘗欲廣
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為新有國止

及百年如填築西湖以建府治垂祚當十倍于此繆
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者乎有國百年吾所願
也即于治所稍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霸吳越者
凡九十八年

元瓘字明寶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為詩使其國相沈崧
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奢僭治宮室天
福六年大火燒宮室殆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
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國中皆畏服卒年二十謚忠獻弟倬立

倬字文德宋太祖即位賜倬開吳鎮越榮文耀武功臣開寶九年倬率子惟濟等入朝賜居禮賢宅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頃之倬辭歸廷臣請留勿遣太祖不納竟遣之曰善保汝國盡我一世足矣乃出文字一匣付倬曰到國閱之途中勿啓也倬歸錢唐啟閱皆廷

臣請留章疏也泣下曰我何敢負官家及太宗即位
俶遂納土改封淮海國王辭國號封鄧王薨謚忠懿
俶性謙謹未嘗忤物雖身當除國而享富貴者七十
年子孫繩繩比登膺仕允稱世家

開寶初忠懿王俶遣其臣黃夷簡入見太祖謂曰歸與
元帥言朕已于薰風門外建離宮名禮賢宅以待李
煜及元帥先朝者居之今煜崛強不朝吾已遣兵往
矣元帥可暫來一見慰我延想即當遣還也忠懿王

聞之遂入朝太祖大喜召宴後苑時惟太宗及秦王
侍坐酒酣詔王與太宗叙兄弟齒坐太宗上俶叩頭
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俶後入朝太宗亦宴苑中安
僖王惟濬侍焉泛舟宮池太宗手舉御杯賜俶跪而
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畧曰御苑深沉想人臣之不到
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同親其優禮如此○忠懿王入
朝太祖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
遭掣搦情脉脉看即玉樓雲雨隔太祖憐之起拊其

背曰誓不殺錢王

忠懿王時有和尚行歌于市云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挂
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
問其說但云明年大家都去未幾果有納土之應

武肅王遣使于梁太祖太祖問曰王于國中好何物使
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嘆曰真英雄也選玉帶一名
馬四賜之及忠懿王入朝進寶犀帶于宋藝祖藝祖
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不同俶請宣示太祖咲

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揚子江一條俶大愧服二君
所見一投其所嗜以羈縻其內附之心一眇其所寶以
昭示宏遠之畧皆用世之智也

歐陽公五代史叙列國云聞諸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
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宋時
王順伯收臨安府故碑有石屋崇化寺幢題天寶四
年明慶寺幢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題寶大
二年水月寺幢題寶正元年招賢寺幢題寶正二年

小明慶金牛瑪瑙等九幢皆題寶正貢院橋柱題寶
正六年至武肅王薨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臣事中
國然則天寶寶大寶正三名皆僭號也至今寺中石
塔有吳越王并年號處皆鐫剝模糊蓋歸宋納土時
所改不識順伯所收能盡錄否耳

吳越國治在鳳凰山下乃唐以前州治也其子城南為
通越門北為雙門皆金鋪鐵葉用以禦侮宋初即其
宮為州治政和二年郡守孫沔改築雙門易以木石

宋高宗南渡卽州治為行宮徙州治于清波門內

錢氏之建國也築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薄錢唐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城門凡十曰朝天門在吳山下今鎮海樓曰龍山門在六和塔西曰竹車門在望仙橋東南曰新門在炭橋東曰南土門在薦橋門外曰北土門在舊菜市門外曰鹽橋門在舊鹽橋西曰西關門在雷峰塔下曰北關門在夾城巷曰寶德門在艮山門外無星橋蓋其時城垣南北展而東西

縮唐乾寧間楊行密將攻杭州攜僧祖肩密來瞰城
祖肩曰此腰鼓城也擊之終不可得又聞鼓角聲曰
錢氏子孫當貴盛未可圖也其營屯凡六曰白壁營
在城南上隅曰寶劍營在鍾公橋北曰青字營在鹽
橋東曰福州營在梅家橋東曰馬家營在修文坊內
曰大路營在褚家塘

錢氏鐵券玉冊國除日進之內帑宋季兵亂券沉渭水
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而售之錢氏之

後居天台者曰世珪皇明洪武二年大封功臣取其
券以為式尋還其家高季迪為之歌云妖兒初下含
元殿天子仍居少陽院諸藩從此擁連城朝貢皆停
事攻戰岐王已去梁王來長安宮闕生蒿萊天目山
前異人出金戈雙舉風烟開羅平惡鳥啼初起犀弩
三千射潮水歸來父老拜旌旂醺酒槌牛宴鄉里輕
裘駿馬驕春風錦袍玉帶真英雄詔書特賜誓終始
黃金鏤字旌殊功虎符龍節彤弓矢後嗣猶令赦三

死盡言恩寵冠當時天府丹書未踰此摩挲舊物四
百年古色滿面凝蒼烟天祐宰相署名在尋丈再讀
心茫然古來保族須忠節受此幾人還覆滅王家勲
業至今傳不在區區一方鐵人生富貴知幾時泰山
作礪徒相期行人曾過表忠觀風雨斷蘚埋殘碑

舊傳識記有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
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或云晉郭璞作錢
氏有國時不欲其語間之中國更其末句云異姓王

蘇子瞻作表忠觀碑特表其事首曰天目之山苕水
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蓋全用識語也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明 田汝成 撰

帝王都會

高宗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韋氏宣和三年封康
王靖康元年金人犯汴京以二帝北去高宗即位于
應天府建炎三年二月幸杭州陞為臨安府四月幸
建業十月還臨安定奠都之策金人犯臨安出居越

州次温州紹興二年正月還臨安在位三十六年禪於孝宗退居德壽宮上尊號曰光堯壽皇太上皇帝受養二十四年崩壽八十一葬于會稽陵曰永思

太祖次陳橋驛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此

高宗南幸舟泊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于沮洳則躡芒鞋宰相呂元直顧同列戲曰草履便將為赤鳥既而傍舟水深乃積稻稈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稈聊以

當沙堤

高宗好養鵓鴿躬自飛放有士人題詩云鵓鴿飛騰遶
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漠能傳
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即命補官

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上
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墜于水屢尋不獲乃詢于張
循王對曰臣於清河坊鋪家買得召問鋪家云得于
提籃人復遣根問回奏云于候潮門外陳宅厨娘處

買得又遣問厨娘云破黃花魚腹中得之奏聞上大
悅以為失物復還之兆鋪家及提籃人補校厨厨娘
封孺人循王賞賜甚厚

紹興二十六年以戶部尚書韓仲通兼知臨安府七月
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上曰臨安民有納本戶絹
一疋被退出詢之云官中以不經攬戶不肯受朕令
人以五千五百錢買之乃是好絹令仲通根治且曰
近在輦轂尚爾外方想不勝其弊九月知臨安府榮

疑請對上謂大臣曰朕嘗諭以約束吏姦速還商賈
物貨勿留民訟他如御膳之屬近來未嘗取辦雖片
紙亦不責其供用閏十月初置臨安府左右廂官時
城外已置南北廂官榮疑請于城內分置二員掌訟
牒以京朝官為之

高宗以府治為行宮嘗題中和堂詩云六龍轉淮海萬
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
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後

世蒙其仁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嗟乎有一岳武穆而不能用乃顧思材于異代耶

紹興中楊存中在建康旗上畫雙勝連環謂之二勝環意取兩宮北還之義後得美玉琢為帽環以進有一伶在旁高宗指示之曰此乃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伶人跪捧接諦觀徐奏曰可惜二勝環放腦後高宗為之改容

沈才之以奕棋得幸高宗為御前祇應一日在禁與同
類奕上諭之曰須子細才之遽曰當念茲在茲上怒
云技藝之徒乃敢對朕弄經語因命內侍決竹篦二
十逐之

高宗在德壽宮每進膳必置匙筋兩副食前多品擇取
欲食者以別筋取置一器中食之必盡飯則以別匙
減而後食吳后嘗問其故對曰不欲以殘食與宮人
食也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隄不日復廣輪之大太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粘之殿壁及唱名上云卿便是陳修因誦此聯淒然出涕問卿有子否對曰臣年六十三歲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二十三奩具甚厚時人戲為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四十年前二十三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

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
山東之詔亦經御覽唱名特加一資

高宗漁父詞云薄晚烟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
遠枕適天機水底閒雲片殺飛又云青草開時已過
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蘊有意沙鷗伴我
眠又云水涵微雨湛虛明小笠輕蓑未易晴明鏡裏
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詞致清遠雖客江湖擅名
一時者不能及也

紹興淳熙之間頗稱康裕君相縱逸耽樂湖山無復新
亭之淚士人林升者題一絕于旅邸云山外青山樓
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便把杭州
作汴州又湖南有白塔橋印賣朝京路經士庶往臨
安者必買以披閱有人題一絕云白塔橋邊賣地經
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
程觀此則宋時偏安之計亦可哀矣是以論者以西
湖為尤物比之西施之破吳也張志道詩云荷花桂子

不勝悲江介年華憶昔時天目山來孤鳳歇海門潮
去六龍移賈充悞世終無策庾信哀時尚有詞莫向
中原誇絕景西湖遺恨是西施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倣擾之際訪求法書
名畫不遺餘力清閒之餘展玩模搨不少厭怠四方
獻奉無虛日又于權塲購北方遺失物故紹興內府
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貺龍大淵
張儉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輩人品不高

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折去故御府所藏多無題識源委授受歲月考訂邈不可求為可恨耳高宗嘗御書六經以賜國子監及以石本賜諸州庠翰墨稍倦即命吳憲后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高宗既居德壽時到靈隱冷泉亭閒坐有一行者奉湯茗甚謹德壽語之曰朕觀汝意度非行者也本何等入其人拜且泣曰臣本某郡守得罪監司誣劾贓廢為庶人貧無以餬口來從師舅覓粥延殘喘德壽惻

然曰當為皇帝言之數日後再往則其人尚在問之
則云未也明日孝宗恭請太上帝后幸聚景園德壽
不笑不言孝宗再奏亦不答太后曰孩兒好意招老
夫婦何為怒耶德壽默然良久乃曰朕老矣人不聽
我言孝宗益駭復從太后請其事德壽乃曰如某人
者朕已言之而不效使朕媿見其人孝宗曰昨承聖
訓次日即以諭宰相宰相謂賊污狼籍免死已幸難
以復用然此小事來日決了今日且開懷一醉可也

德壽始笑而言明日孝宗再諭宰相宰相猶執前說
孝宗曰昨日太上聖怒朕幾無地縫可入縱大逆謀
反也須放他遂盡復原官予大郡後數日德壽再往
其人曰臣已得恩命專待陛下之來謝恩而去

德壽生日每歲進奉有常數一日忽減數項德壽大怒
孝宗皇懼召宰相虞允文語之允文曰臣請見而解
之孝宗曰朕立待卿回奏允文到宮上謁德壽盛氣
頃之曰朕老而不死為人所厭允文曰皇帝聖孝本

不欲如此罪在小臣謂陛下聖壽無疆生民膏血有限減生民有限之膏血益陛下無疆之聖壽德壽大喜酌以御醞一杯因以金酒器賜之允文回奏孝宗孝宗亦大喜酌酒賜金如德壽云

德壽在北內屬意玩好孝宗時時網羅人間以供怡顏將舉慶典市賈攜通天犀帶因左璫以進帶十三鈐鈐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為元日壽卮之侑賈索十萬緡既成矣有他璫從

賈求金不得則擿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于人
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
亟宣視之如言遂却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
先是徽宗夢錢武肅王乞還兩浙舊疆甚懇且曰以好
來朝何故留我我當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后言
之鄭后曰妾夢亦然果何祥也須臾韋妃報誕即高
宗也既三日徽宗臨視抱膝間甚喜戲妃曰酷似淵
臉蓋妃籍雖貫開封而原占于浙豈其生固有本而

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夢識參之良不誣矣

紹興間和議成顯仁后韋氏自北漠將還欽宗挽其輪泣曰第與吾同歸得為太乙宮使足矣他無望于九哥也后不能却為之誓曰吾此歸苟不迎若者有瞽吾目乃升車歸見高宗殊無迎復意后為之憮然兩目俱盲有道士應募入療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后大喜請療其右報當不貲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

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漫曰太后不相忘略修靈泉縣朱僊觀足矣倏忽不見遂命成都帥王剛中修朱僊觀圖其形儼然當日道士也

宣政極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為恨遂用龍涎沉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枝焰光香滃鈞天所無也建炎紹興久不進此韋太后旋鑾沙漠復值稱壽高宗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

陽若不聞上至奉卮白太后云此燭頗愜聖意否太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賜諸人閣內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憲聖吳太后初不以色幸自南渡以來至為天下母率多魚貫以進常以疾辭思陵念其久限勤勞每欲正六宮之位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嘗語之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為後進者齒朕甚有媿候姐姐歸爾其遷矣憲聖再拜謝曰大姐姐遠處北方臣

妾缺于定省每遇天日晴美賞花宴集纔一思之淚從腸下臣妾誠夢不到此上亦泣下數行愈以后為賢暨太后回鑾以向嘗與憲聖均為徽宗左右徽宗以憲聖賜上恐憲聖記微時事故無援立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吳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餽合取姐姐教旨太后陽語上曰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后之命德妃吳氏可立為后遂開擁祐三朝之功云

孝宗秀王子太祖七世孫也高宗育以為子改元隆興
乾道淳熙在位二十六年禪于光宗退居重華宮上
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又五年崩壽六十三陵曰永
阜

孝宗初與恩平郡王璩同養于宮中孝宗英睿夙成秦
檜憚之憲聖後亦主璩高宗聖意雖有所向而未決
嘗各賜宮女十人史丞相浩時為普安府教授即為
王言曰上以試王耳當謹奉之王亦以為然閱數日

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普安者完壁也已而皆竟賜馬上意遂定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鳩躬御鞍馬以習勞事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帟布沙除地羣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一日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勦逸入廡間簷低觸楣夾陛驚嘯失色亟奔控馬已馳過矣上擁楣垂立徐扶而下神采不動殿下皆稱萬歲又嘗于宮中携漆拄杖

宦官宮妾莫敢睨視一日遊後苑偶忘携馬命兩小黃門取之力曳乃舉蓋精鐵也

光堯既與子孝宗敬愛日隆每問安北宮間及治道時孝宗銳意大功新進逢迎務為可喜淳熙中上益明習國事老成向用矣一日朝德壽謂之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于有成上再拜大書揭于選德殿比歲貢士或聞其語而不明于大對但即其近似為名或曰持守或曰要終至集英傳臚宰執進讀獨

有一卷首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而是之遂為第一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前一日捧詔露香默禱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生幾箇好人來輔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日前精禱于天所以兩朝人才彬彬有聞二帝祈天之效也木應之為待問孝宗問之曰木姓起于何時罔知所對上曰端木本子貢之姓其後有木玄虛者豈去複字

之苗裔乎他日謂洪邁曰木待問乃卿壻乎以明經擢高第而不知祖姓所出卿宜勸之讀書邁拜謝而出嘆曰聖主萬幾廣覽如此為士可不研博古今耶孝宗時有王過者蜀人著雋聲猶在選調宰相薦之上殿孝宗率爾問之曰李融字若川何謂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詔除翰林院編修

永嘉甄龍友滑稽辯捷名冠一時嘗遊天竺寺集詩句

贊大士大書于壁云可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
或以甄姓名聞且曰是温州狂生用之恐敗俗上曰
朕自識拔卿等勿阻也趣召入見上問曰卿名龍友
何義云然龍友倉猝不知所對上遂不懌龍友退乃
思得之曰陛下為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為友龍
友之給捷而一時懵懂豈非榮進有數乎

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議䟽說甚詳

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
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為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
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
也既而外補

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為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衆侍
從上許之且曰當助汝酒釥說拜謝退而約客客至
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
使以上尊珍膳賜說為表謝因附奏臣嘗奉旨而後

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既奏上忽顧小黃門言張說會客未散否對曰彼既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速良祐迄不肯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正酣暢時聞之憮然而罷

孝宗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進素膳毀瘠特甚吳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為言上堅不從夫人一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

作商量于是潛以雞汁等雜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
爽口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寔告上大怒皇太后聞
之過宮力解乃出吳夫人于外內侍等罷職有差

孝宗時上庠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閔雨
有志乎民賦魁士劉大譽賦中有商霖未作相傳說
于高宗漢旱欲蘇烹弘羊于孝武之句時趙溫叔為
相孝宗遂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
寺請禱有為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

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却下山溫叔聞之
遂乞免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于德壽宮置酒賦詩為
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鞏皇基
蓋高宗生于大觀丁亥孝宗生于建炎丁未光宗生
于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為三合一時用
事可謂切當其後楊誠齋為光宗宮僚時寧宗已在
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

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祖
益公語也嘉熙乙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祀文學士李
功甫當筆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
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捷
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者則謂失之俳耳

淳熙己酉孝宗退居重華宮有淨室終日宴坐其間几
上惟書籍一部及筆硯楮墨而已近璫嘗奏高宗皇
帝留下寶器圖畫陛下盍時取觀壽皇云先帝中興

功德盛大故宜享此朕豈敢自比先帝皆鑠閉不開
元夕後三日宣嗣秀王伯圭宴集于重華宮伯圭奏陛
下對此良辰美景亦領畧之否壽皇云十四日嗣帝
過此排當十五日不飲是夜但鼓琴兩曲左右報月
色甚佳遂出巡簷賞月飲湯一盃至二鼓就寢大凡
飲酒不可連日令人神思不清人主沒人道得若不
自禁制任意恣縱何所不可非獨飲酒一事也

近璫奏修重華宮舊例須關朝廷出錢下臨安府轉運

司應辦壽皇曰此間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用重華庫錢不必關聞南內暨役成更不官差一匠一夫

孝宗既退重華宮羣臣請以聖誕為重明節有術者以拆字名嘆曰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至甲寅而孝宗上升正合其數時有歆道僧者壯不慧而巧發竒中甲寅春召見重華道僧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為狂道僧顧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罔測其指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宮中皆

縞素焉

成肅謝皇后丹陽人幼孤鞠于翟氏因冒姓焉及長被
選入宮憲聖皇太后以賜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
王即位進婉容踰年進貴妃成恭皇后崩中宮虛位
淳熙三年妃侍帝過德壽宮上皇諭以立后意尋遣
張去為傳旨立貴妃為皇后復姓謝氏

壽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年近五十素謹愿中年
斷葷誦經日有程課宮中呼為看經劉娘子其一乃

壽皇藩邸人敏于給侍每尚食則就案析治脯脩多
如上意宮中呼為尚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
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于尚食既諾之而
反從之下石小嬪知之乃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
訴于天帝也即自縊而死不踰月兩劉娘子同日而
亡輿尸出閣門棺斂初舉尚食之衾而其首已斷旋
轉于地視之則羣蛆齧食而穢不可近逮啟看經之
衾則馥香襲人而面色如生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

惡之報昭示如此

光宗孝宗第三子也改元紹熙在位五年初莊文既薨
孝廟白德壽立光宗宣璵之夕德壽故召魏王燕宿
宮中洎次日歸邸則儲冊已行矣魏邸復入見高廟
有愠言曰翁翁留我却使三哥越次做太子帝語塞
漫戲撫之曰兒謂官家好做做時煩惱去

光宗在鶴禁意欲內禪終難發言數擊鮮于慈福太后
太后疑之詢近侍曰大哥屢排當何故旁則有奏曰

意望娘娘為趣上耳后笑頃之壽皇至東內從容間
語上曰官家也好早取樂放下與兒曹上曰臣久欲
爾但孩兒尚小未經歷故不能即與之不爾則自快
活多時矣后不能強語光宗曰吾嘗諭乃翁渠所見
又爾光宗岸憤稟曰臣髮已白尚以為童則罪過翁
翁后無語蓋言高廟遜壽皇于盛年也

慈懿李皇后安陽人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道之中女
初后生時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后

曰鳳娘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
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他日坦
言于高宗遂聘為恭王妃乾道四年生嘉王妃性妬
悍嘗訴太子左右于高孝二宮高宗不懌謂吳后曰
是婦終是將種吾為皇甫坦所悞孝宗亦屢訓后宜
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于太后
及太子即位冊為皇后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
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

宮授之宦者遂訴于后曰太上合藥一九俟宮車過
即投藥萬一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
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為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
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
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
上帝嘗宮中浣手睹宮人手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
合于帝啟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郊
宿齋宮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

滅不能成禮帝疾由是益劇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
矣是時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隆興四年九月重
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
言父子至親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也
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
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至御屏后挽
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御相顧莫敢言
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隨至屏後后叱曰

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
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其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
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寧宗尊后曰太上皇后上尊
號曰壽仁

先是光宗之未疾也常獨幸聚景園兩制俱扈從將進
酒于茶蘼花下言者飛章交至謂太上每幸外苑必
恭請光堯光宗方怒言者適太上命黃門持玉卮宣

勸以賜會上怒未解手顫誤觸卮於地黃門歸奏遂
隱言者之事但云官家才見太上傳宣即大怒碎卮
矣每太上遊幸官家必有進勸一日太上奉憲聖幸
東閣閱市而光宗偶忘之太上左右陰颺鷄數十故
使捉之不獲乃相與大呼曰今日捉鷄不着蓋臨安
以俟人飲食為捉鷄以此激太上怒太上陽不聞而
玉色微變

光宗逾年不朝重華壽皇居常怏怏一日登望潮露臺

聞委巷小兒爭鬧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尚不
至枉自叫耳淒然不樂自此不豫

光宗既退居每追計往時成敗時自嗔罵或慟哭壽仁
后輒奏觴解慰之以是為常共悶外事不欲動其心
然久或知覺初郊禮成恭謝回鑾鑾御樂聲達于內
光宗問何事后曰市井為樂耳帝怒曰爾尚欺我至
是耶揮之以肱后仆于闌自是得疾

壽仁后感日者之言有厄于椒殿別築精室居之道妝

事佛病革而終禕翟不得周身長御欲遷之椒殿會有怨后者持鑰不啟曰承誰命舁此相與舁歸鷄儀及半途訛傳曰風皇至矣皆委之而走時光宗見崇恍惚內中以風皇目之久之知訛傳方有再至者乃為烈日所暴體色黝然變矣置之大寢宮人無計致鮑魚于地又以蓮香數十餅亂其臭洎事聞于外梓人進梲將有小白之泚葬赤山邢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敗人共快云

寧宗孝宗第二子也改元慶元嘉泰開禧嘉定在位三十二年崩陵曰永茂

寧宗嘗命二小黃門背小屏前導隨所在即張于座側書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肚痛故每飲不過三爵宮中行處却去呵衛嘗自以補革舄浣油衣為便左右至以語激上上不之聽嘗學于永嘉陳傅良導以母作聰明以亂舊章故終身不妄更作龍顏隆準相者謂之老龍形

嘉泰中張巨濟上書寧宗言慈懿攢陵介在湖曲而陛下張樂遊幸豈履霜之義寧宗感之賜轉一秩由此西湖絕清蹕之聲御鷁沉之于水黃洪有詩云龍舟大半沒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二年安靜裏棹歌一曲在康衢

楊皇后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其母張氏舊隸德壽樂部以久次出適于外隨夫至儀真僦居長蘆寺前寺僧善相謂張氏宜有貴女勸之仍還行都一日奏樂

孝宗以為不諧中貴人奏老舊者得旨嫁出今皆新
習乞使已出者通籍內庭新故參教上可之自是張
氏復還樂部時后在妊數月矣及期乞歸外館憲聖
曰第令產僊韶院何害遂誕后東朝禁中三日洗兒
憲聖臨視戲祝云長汝福祿及吾自是養于宮中既
久新樂純熟所生母與儔侶俱還民間后在楊才人
位下年十歲為則劇孩兒及長以琵琶肄慈福宮舉
動無不當太后意者有嫉之者適太后入浴儕輩俾

服后衣冠為戲因而譖之太后太后笑曰汝輩休驚
詫他日自會服此寧宗以嘉邸踐阼于東朝為重華
承嫡主喪一日朝長信偶酒溢盥手后奉匱以前帝
悅而洒之自是得幸常至帝所久而憲聖知之幾欲
鞭扑大璫王去為力抹之曰娘娘當以天下畀孫一
婦人何足惜且此事不可使外人知也長信雖少解
然終不愬然謂王且使楊氏寄汝家候駕返南內却
復之故后暫居去為家而去為之子瑜因得幸及皇

陵事畢楊后復還長信上眷念殊厚然莫能得之韓
后既薨所幸宦官王德謙將指于東朝憲聖語曰乃
翁欲吾堂前一人尚不與之德謙頗黠則奏臣非不
識去就敢窺數娘娘嬪御今大內如楊美人者亦不
乏臣所私見蓋以皇后近上升後宮襍進無序苟得
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則衆人方貼伏甚于保愛
上躬為宗社大計憲聖稍悟曰爾言亦有理德謙知
有間可乘又使中貴人僂和以為娘娘尚未見玄孫

而楊氏相命宜子浸潤鼓扇崇福遂以賜寧宗時傅
伯壽草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孫美其冠于後庭
俾之見于內殿蓋紀實也后初進為婕妤好醜其母家
會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
五年進婉儀六年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
屬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冑見妃任權術忌之
且禁絕王瑜不許通籍內庭而曹美人性柔順勸帝
立曹而貴妃頗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各設席以

邀羊車欲決此舉二閣皆同日楊固遜曹使朝而已
候于夜曹不悟逮盱酒甫一丹行曹未及有請則楊
已奏肅帝輦矣奏促重沓上遂起至楊所則得從容
且留寢故能舐筆展紙以請奎章上醉即書貴妃楊
氏可立為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
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受者未至省而
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匿上批事或
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理宗榮王子太祖十世孫也寧宗無子育以為子改元
寶慶紹定端平嘉熙淳祐寶祐開慶景定在位四十
一年崩陵曰永穆

理宗微時鞠于母黨全氏一日秋暑偕弟與芮浴于河
鄞人余天錫自杭還浙東舟抵河澣忽雷雨帝與與
芮趣避舳側天錫卧舟中夢見龍負舟驚起視之則
兩兒也問之為全保正家子乃登岸詣全氏主人具
鷄黍命二子出侍因謂天錫曰此吾外甥趙與莒與

芮也日者嘗言二子後當極貴初天錫為史彌遠門客彌遠有更立意囑訪浙東宗子之賢厚者天錫適感此異還白彌遠彌遠召二子至臨安立帝為沂王後卒代濟王帝王之祥自有異也

楊后恨韓侂冑之排已也與次山謀欲因事誅侂冑會侂冑議用兵中原俾皇子曦入奏侂冑再啟兵端將不利于社稷帝不答后從旁贊之甚力亦不答恐事洩俾次山擇廷臣可任者與共圖之禮部侍郎史彌

遠素與仇冑有隙遂欣然奉命參知政事錢象祖嘗
諫用兵貶信州彌遠乃先告之而禮部尚書衛湜著
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鉉皆預其謀開禧三年
十一月三日仇冑方早朝彌遠密遣中軍統制夏震
伏兵六部橋側率健卒擁仇冑至玉津園槌殺之復
命彌遠象祖等俱赴延和殿以殛仇冑聞帝不之信
越三日帝猶謂其未死蓋是謀悉出中宮及次山等
帝初不知也

楊后既誅侂冑史彌遠日益貴用事嘉定十四年帝以
國事未定養宗室子貴和立為皇子賜名竑彌遠為
丞相既信任于后遂專國政竑漸不能平初竑好琴
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而私厚美人家令伺皇子
動靜竑嬖之一日竑指輿地圖示美人曰此瓊崖州
也他日必置史彌遠于此美人以告彌遠彌遠大懼
陰蓄異志謀立與莒為皇子更名昀遂陰與昀通十
七年閏八月丁酉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宮后尚未

知也彌遠遣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等泣曰内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首肯遂矯詔廢竑為濟王立昀為皇子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同聽政

王妙堅者興國軍九宮山道嫗也嘗以符水呪棗等術行乞村落碌碌無他異既而至杭多遊西湖兩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有陳生者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頭腫不可梳者還可禳解否曰此

特細事命市真麻油半斤燒竹瀝投之妾為持呪婢
之沐髮應梳而解是時楊后方誅韓而心有所疑髮
臄不解意有物祟徧求禳治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
驗后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
為創道宇賜名明真累封真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
者嗜酒誇誕薄知其事欲以奇動以黃絹方丈帟書
大符以進后大喜賜予亦渥俾在太乙東宮

理宗興于側微崇儒納諫以史彌遠有擁立功百務推

遜無所專與及彌遠卒始親政召真德秀魏了翁于朝時號小元祐然自即位以來失襄失淮失全蜀三邊流血庚子大旱壬子建寧大水內郡之民死者相枕開慶己未北兵南侵社稷削弱猶幸不身親見其亡耳但其臨御以來始終崇重周程張朱義理之學得謚理宗陵曰永穆御書閣曰顯文殿曰章熙也

理宗隆準龍顏臨朝坐輦端嚴若神端平初厲精為治信向真魏諸賢廷紳奏疏三學扣闕悉經御覽所以

訐直無不容受間以罪斥旋復收用此其盛德也在
位日久嬖寵浸盛中貴盧允升董宗臣女冠吳知古
等薦引奔競之人驟至通顯賄賂公行外戚子弟任
畿輔監司郡守賊穢狼籍臺臣論奏則宣諭節貼而
已又置修內司御前莊開獻納之門沒入兩爭田土
名曰獻助實則白取禁中排當頻數倡優傀儡皆入
供應宮嬪廩給泛濫無節有職掌名位之外其充朝
者父六字號夫人者嘉定六百員淳祐增至千員內

藏告乏則移之封樁左藏庫其不節如此

淳祐改元正月十九日理宗幸太學御筆云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語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廷合應削去以正人心息邪說令國子監即日施行

理宗時宮中繫前後掩裙名曰上馬裙又以粉點眼角名曰淚妝一時皆效之其掩泣上馬北行之識民間賤珠翠而尚琉璃亦流離之兆也

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絕倫帝愛
幸之侍郎牟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輩引誘壞陛下
三十年自修之操上令丁大全諭旨曰納忠不妨但
勿散副本可也子才又作高力士脫靴圖有與宋臣
善者拓本以遺之宋臣大怒曰口說尚可乃畫此死
模活樣乎持入謂上曰牟某在當塗罵官家上視其圖
笑曰乃罵汝非罵我也宋臣曰彼謂陛下為明皇閹
妃為太真臣為力士而以太白自居自此上不悅

董宋臣始為小黃門稍進東頭供奉官極善逢迎如櫻
桃宴即于櫻桃未出時遣人往越州買得百顆奏曰
請賞櫻桃如賞荷花即于西馬塍取盆荷置之大池
中雲錦爛然明日復還之理宗一日嘆曰宮女翠花
俱敝矣宋臣不數日即進翠花數千枝蓋先鋪翠葉
匣貯以待上命正月十四夜蔣安禮進竹絲燈其
明過于柵子燈上大喜宋臣奏曰明日臣亦獻此燈
安禮退而笑曰吾經年乃成豈一夕可辦時有廣商

販布竹至杭宋臣即買數疋剪以為燈頃刻而成細而且薄安禮駭服其多智如此宋臣日進用事內侍之勢益張丁大全作相與宋臣表裏復以廟堂之力助之有司奉行惟謹修內司十百為曹望青採斫雖勲舊之塚亦不免焉一日內宴襍劇一人專打鑼一人扑之曰今日排當不奏他樂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

當理宗時禁苑漸頽賞荷池宴但張蓋設屏扆于烈日

中上意為不然宋臣默會意不日而成一亭于池傍
再宴上大喜未幾冬月賞梅花又有一亭上意不樂
諭宋臣曰前所造荷亭朕不以為較今復有此亭半
年之間勞民動衆如此宋臣奏曰此梅亭即前之荷
亭也上問其故宋臣奏曰此乃拆卸摺疊之亭上愈
稱賞之

理宗謝皇后諱道清天台人渠伯女深甫孫也母毛氏
懷之嫡母使毛氏濯足毛氏曰夜者累累夢五色霞

單體嫡大怒以足踏其項曰產皇后耶將產遣就浴室后生而鰲黑醫一目幼失父母業亦破敗嘗躬操汲飪深甫為相時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即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擲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耳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為后妃之祥擲伯不能止乃供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醫時賈涉女

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意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立中宮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遂定立后後元兵入臨安以全后等北去太后獨以疾留降封郡夫人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銳致語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人皆稱之

度宗理宗母弟也改元咸淳在位九年陵曰永紹先是
慶元府阿育王寺有舍利塔雍熙中頽圯非得萬緡
不可修有一行童發願募緣修造曰今惟八大王榮
邸最有力持疏勸緣大王止題一千緡行童歸不能
成乃斷臂流血不止而死其事莫有言者度宗于庚
子歲八大王府中降生日夜啼哭不止一乳母抱之
行廊廡下入小閣見粘一塔影忽然而笑去而復顧
揭塔影置其手中遂不復啼哭乳母以告大王忽悟

所題疏未勾下本寺訪之言行童以某年某月某日
死計死之日正度宗生之日也大王遂捐貲以成其
塔度宗取入宮時理宗忽夢有告之者曰此十年太
平天子也遂立為太子陸務觀有詩云人間八萬四
千塔便合推為第一僊蓋謂此也

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憲聖夫人姪孫女也畧涉書
史幼從父昭孫知岳州開慶初秩滿歸道潭州時元
兵圍潭州人有見神人衛城者已而潭獨不下逾年

事平至臨安會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選知臨安府顧嵒女已致聘矣大全敗嵒亦罷去臺臣論嵒大全黨宜別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言全氏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險艱處富貴必盡警戒相成之道理宗以母慈憲故乃詔后入宮問曰爾父昭孫昔在寶祐間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帝深異之冊為皇太子妃生少帝宋亡從少帝入朝于燕京後為尼正智寺而終

世祖令詞臣皆作挽詩葉森詩云繁華如夢習空門
曾是慈明秘殿尊一夕頓拋塵世事半生知感聖朝
恩五千里外無家別八十年來有命存回首錢唐江
上月夜深誰與賦招魂后北去時手寫其像以遺族
人廣額鳳目雙眉侵鬢其衣則縞素道服也族人居
杭之長安鎮懼禍者或別為蘇氏云

少帝度宗子也生四歲立改元德祐降于元封瀛國公
尚宮主陳宜中立其弟昀昀是謂二王昀楊淑妃所

生昺俞修容所生相繼立五年國始亡陸秀夫既抱
帝昺投海中楊淑妃大慟曰我間闕忍死者止為趙
氏一塊肉耳天命至此更復何言遂赴海死今崖山
所立慈元廟者此也

俗傳識語云江潮拍岸生妃子湖水平堤出狀元然拍
岸平堤往往有之未必證驗也杭州所產皇后二人
皆自妃位而起加贈謚者宋仁宗生母李氏侍真宗
位止司寢仁宗即位累進宸妃既薨追尊皇太后謚

章懿升祔太廟皇明成化間孝惠皇太后邵氏睿宗
獻皇帝母也先以淑媛侍憲皇今上登極始上册寶
所謂妃子之識不有證乎至如吳越文穆王妃吳氏
忠懿王妃孫氏宋高宗貴妃劉氏則建都時所選無
足為異者洪武間詔選識字良家女及能讀大誥者
杭州以江干蔡氏應詔入宮署為女官掌御前文字
寵冠六尚蔡乃予高祖母之姑也永樂初命蔡氏臨
選識字女子于杭州民間騷動瞿宗吉有詩云太平

天子御華夷天擁祥雲地產芝已喜玉闕歸馬足更
妝金屋貯蛾眉幸因蠹簡收芸草不為羊車薦竹枝
臨別親隣莫惆悵從來生女作門楣後得其甥女張
氏應詔亦為女官云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明 田汝成 撰

偏安佚豫

紹興十三年張俊解兵柄封清河郡王勅建甲第二十年冬十月高宗幸其第供進御筵初坐繡花高釘一行 香圓 真柑 石榴 棗子 鵝梨 乳梨 檳榔 花木瓜 樂僊乾果子又袋兒一行 荔枝

圓眼 香蓮 榧子 榛子 松子 銀杏 梨肉

棗圈 蓮子肉 林檎旋 大蒸棗 縷金香藥一

行 腦子花兒 甘草花兒 硃砂圓子 木香丁

香 水龍腦 史君子 硃砂花兒 官桂花兒

白朮人參 雕花蜜煎一行 雕花梅毬兒 紅消

兒 雕花筍 蜜冬瓜魚兒 雕花紅團花 木瓜

大段花 雕花金橘青梅荷葉兒 雕花薑 蜜筍

花兒 雕花橙子 木瓜方花兒 砌香鹵酸一行

香藥木瓜 椒梅 香藥藤花 砌香櫻桃 砌香

萱草拂兒 紫蘇柰香 砌香葡萄 甘草花兒

梅肉餅兒 薑絲梅 雜絲梅餅兒 水紅薑 脯

腊一行 線肉條子 阜角錠子 鰕腊 雲夢犯

兒 肉腊 妳房 旋鮓 金山鹹豉 酒醋肉

肉瓜羹 垂手八盤子 揀蜂兒 番葡萄 香蓮

事件念珠 巴欖子 大金奴 新椰子象牙板

小橄欖 榆柑子 丹坐切時果一行 春藕 鶯

梨餅子 甘蔗 紅柿 切棖子 切綠橘 乳梨

月兒 生藕錠兒 時新果子一行 金橘 藏楊

梅 新羅葛 切蜜葷 切脆棖 榆柑子 新柳

子 切宜母子 甘蔗柰香 梨五花兒 藕錠兒

新柑子 雕花蜜煎一行 砌香鹹酸一行俱同

前 瓏璪果子一行 荔枝甘露餅 荔枝蓼花

荔枝好郎君 瓏璪桃條 酥胡桃 纏棗圈 纏

梨肉 香蓮事件 香藥葡萄 纏松子 糖霜玉

蜂兒 白纏桃條 脯腊一行同前 下酒十五盞

第一盞 花炊鶴子 荔枝白腰子 第二盞 妳

房簽 三脆羹 第三盞 羊舌簽 萌芽肚脰

第四盞 肫掌簽 鶴子羹 第五盞 肚脰膾鴛

鴛燂肚 第六盞 沙魚膾 炒沙魚襯湯 第七

盞 鱖魚炒蟹鵝肫掌湯羹 第八盞 螃蜞釀棗

妳房玉蕒羹 第九盞 鮮蝦蹄子膾 南炒鱖

第十盞 洗手蟹 鱖魚假蛤蜊 第十一盞 五

珍膾 螃蜉清羹 第十二盞 鶴子水晶膾 猪

肚假江蜆 第十三盞 鰕棧膾 鰕魚湯羹 第

十四盞 水母膾 二色鹽兒羹 第十五盞 蛤

蜊生 血粉羹 挿食 炒白腰子 炙肚脰 炙

鶴子脯 潤鷄 潤兔 炙炊餅 不炙炊餅 彎骨

勸酒果子 庫十番 砌香果子 雕花蜜煎 時

新果子 獨裝巴欖子 裝大金橘小橄欖 鹹酸

蜜煎 對裝揀松番葡萄 獨裝新椰子 對裝春

藕陳公梨 四色時果 厨勸酒十味 江蟪煤肚

江蟪生 蟪蚌簽 薑醋香螺 香螺煤肚 薑酸假公

權 煨牡蠣 牡蠣煤肚 蟬鉅煤肚 準備上細壘四

卓 又次細壘二卓 內蜜煎鹹酸時新脯腊等 對食十盞二十

分 蓮花鴨簽 蛋兒羹 三珍膾 南炒鱔 水

母膾 鵝子羹 鱖魚膾 三脆羹 洗手蟹 煤

肚脰 對展每分時果五盤 晚食五十分名件

二色蛋兒 肚子羹 笑靨兒 小頭羹飯 脯腊

鷄脯鴨 直殿官大燂下酒 鴨簽 水母膾

鮮蝦蹄子羹 糟蟹 野鴨 紅生水晶膾 五珍

膾 蛤蜊羹 直殿官合子食 脯鷄 油飽兒

野鴨 二色薑豉 雜炆 入糙鷄 凍魚 麻脯

鷄臍 炙焦 片羊頭 菜羹 葫蘆 直殿官果

子 時果十榻櫟 外官食次第一等太師秦檜

燒羊一口 滴粥 燒餅 食十味 大碗百味羹

饊兒盤勸 簇五十饅頭 燒羊頭雙下 雜簇從

食五十事 肚羹 大膀子雙下 羊舌託胎羹

三脆羹 鋪羊粉飯 大簇釘 鮓糕鶴子 蜜煎

三十櫟 時果一盒切榨十櫟 酒三十瓶 少保

秦燔 燒羊一口 滴粥 燒餅 食十味 蜜煎

一盒 時果一盒 酒十瓶 第二等少師楊存中

等六人 各食十味 蜜煎一盒 切榨一盒 燒

羊一盤 酒六瓶 第三等吏部尚書陳誠之等二

十八人 各食七味 蜜煎一盒 時果一盒 酒

四瓶 第四等第五等右監門居間等一百二十五人 各食三味 酒二瓶 中官五十人 各食五味 斬羊一斤 饅頭五十箇 角子一箇 鋪薑粉飯 下飯鹹豉 酒一瓶 進奉寶器 御樂帶一 玉池面帶一 玉獅蠻樂僊帶一 玉鶻兔帶三 玉璧環二 玉素鍾子一 玉花高足鍾子一 玉枝梗瓜盃一 玉瓜盃一 玉東西盃一 玉香鼎二 蓋全 玉盃一 玉古劒珣等十七件 玉圓

臨安樣標兒一 玉靶獨帶刀子二 玉並三靶刀
子四 玉犀牛盒替兒一 金器一千兩 珠子十
二號共六萬九千五百九顆 珠子念珠一串一百
八顆 馬價珠金鑲束帶一 翠毛二百盒 白玻
璃圓盤子 玻璃花瓶七 玻璃碗四 瑪璃碗大
小共二十件 龍文鼎二 商彝二 高足商彝一
商父彝一 周盤一 周敦二 周舉罍一 有蓋
獸耳周罍一 汝窑酒瓶一對 洗一 香爐一

香盒二 香毬一 盞四隻 孟子二 出香一對

大匳一 小匳二 螺鈿盒二十具 織金錦褥子全

犀皮盒二十具 織金錦褥子全 有御寶畫十軸

曹霸五花驄 馮瑾霽烟長景 易元吉寫生花

黃居寶雀竹 吳道子天王 張萱竹叢 邊鸞萱

草山鷓 黃筌萱草山鷓 宗婦曹氏蓼岍 杜庭

睦明皇斫脰 無寶有御書九軸 趙昌躑躅鵲鴝

梅竹思躑躅母鷄 杜霄撲蝶 巨然嵐鎖翠峰

徐熙牡丹 易元吉寫生枇杷 董元夏山早行二
軸 偽主李煜林泉渡水人物 無御寶畫 荆浩
山水 吳元俞紫氣星 撚金錦五十疋 素綠錦
百五十疋 木錦二百疋 生花番羅三百疋 隨
駕官知雀御帶御藥門司直殿官 紫羅五百疋
雜色纈羅五百疋 馬下日子錢一萬貫文 禁衛
一行祇應人等 錢二萬貫文 炊餅二萬箇 熟
猪肉三十斤 燒燥三十盒 酒二千瓶

乾道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于果蔬羹酒關撲宜男戲具鬧竿花籃畫扇綵旗糖魚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鈿髹漆織藤密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撓趨逐求售

者歌妓舞鬟嚴妝自銜以待招呼者謂之水僊子至
于吹彈舞拍雜劇紛紜撮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
彈蹴鞠分茶弄水踏滾木撥盆雜藝散耍謳唱息器
教水族飛禽水傀儡鬻道術烟火起輪走線流星火
爆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
御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掛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鬧竿
花籃等物宮姬韶部儼如神僊天香濃郁花柳避妍
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宋五嫂者汴酒家婦善作魚羹

至是僑寓蘇隄光堯召見之詢舊悽然令進魚羹人
競市之遂成富媪朱靜佳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
不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往往
修舊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湖上御園南有
聚景珍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然亦多幸聚景
馬一日御舟經過斷橋旁有酒肆頗潔雅中飾素屏
風書風入松一詞于上光堯停目稱賞久之宣問何
人所作乃太學生于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春常費

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
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
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
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携殘酒來尋陌上花
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不免酸寒因為改作
明日重扶殘醉即日宣命解褐云

光堯雅愛湖山之勝恐數蹕煩民鑿大池宮內引水注之
疊石為山象飛來峰有堂名冷泉孝宗嘗賦詩云

山中色秀何佳哉一峰獨立名飛來參差翠麓儼如
畫石骨蒼潤神所開忽聞仿佛來宮囿指顧已驚成
列岫規模絕似靈隱前面勢恍疑天竺後孰云人力
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烟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下
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清沼密蔭交加森
羽葆山頭草木四時春閱盡歲寒長不老聖心仁智
情優閒壺中天地非人間蓬萊方丈渺空濶豈若坐
對三神山日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

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盃中淥光堯跋曰吾兒自幼
岐嶷進德修業如雲升川增一日千里吾比就寬閒
之地疊石為山引湖為泉作小亭于其旁為娛老之
具且俾吾兒萬幾之暇時來遊豫父子杯酒相屬挹
山光而聽泉流濯喧埃而發清興恍若徜徉乎靈隱
天竺之間其樂可勝紀哉吾兒乃肆筆成章形容盡
美雖吟詠之作帝王之餘事然造語用意高出百世
之上非巨儒積力可窺其粗亦有以見天縱之多能

覽之欣然老眼為之增明矣有樓名聚遠光堯親題
其額仍大書蘇軾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付閒
人之句于屏間是歲翰林院進端午帖子云聚遠樓
前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曾到真是
瑤臺第一重又云飛來峰下水泉清臺沼經營不日
成景物自超塵世外何須方士覓蓬瀛皆紀實事也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內遣閣長至德壽宮奏知連
日天氣甚好欲一二日間恭邀車駕幸聚景園看花

取自聖意選定一日太上云傳語官家備見聖孝但頻頻出去不惟費用又且勞人本宮後園亦有幾株好花不若來日請官家過來閒看遂遣提舉官同到南內奏過遵依次日進早膳後車駕與皇后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燦錦亭進茶宣召吳郡王曾兩府已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花兩廊並是小內侍及幕士效學西湖鋪放珠翠花朵玩具疋帛及花籃開竿市食等許從內人關撲次至毬場看小內侍拋

綵毬蹴鞦韆又至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回至清妍
亭看茶蘼就登御舟繞堤閒遊亦有小舟數十隻供
應雜藝嘌唱鼓板蔬果無異湖中太上倚欄閒看適
有雙燕掠水飛過得旨令會覲進詞賦遂進阮郎歸
云柳陰庭院進風光呢喃春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
雙雙蹴水忙萍散漫絮飛揚輕盈體態狂為憐流水
落花香銜將歸畫梁既登舟知閣張掄進柳梢青云
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微皺

碧沼鱗鱗僊娥花月精神奏鳳筦鸞絃鬪新萬歲聲
中九霞盃內長醉芳春曾覲和進云桃靨紅勻梨腮
粉薄鴛鴦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鱗鱗清時
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僊韶九重鸞仗天
上長春各有宣賜次至靜樂堂看牡丹進酒三盃太
后邀太皇官家同到劉婉容奉華堂聽摘阮奏曲罷
婉容進茶訖遂奏太后云近教得二女童瓊華綠華
並能琴阮下碁寫字畫竹背誦古文欲得就納與官

家則劇遂令各逞伎藝併進自製阮譜三十曲太后
遂宣賜婉容宣和殿玉軸沉香槽三峽流泉正阮一
面白玉九芝道冠北珠緣領道氅銀絹三百疋兩會
子三百萬貫是日三殿並醉西牌還內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節先十日駕詣德壽宮
進香并進奉銀五萬兩絹三千疋錢五萬貫度牒一
百道綠匣二百箇上僉云臣御名謹進令幕士安頓
寢殿前候閣長到宮移入殿上并鋪放進奉七寶金

銀器四等十二日皇后到宮進香排日皇太子太子妃并大內職典等進香至日卯時駕率皇后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官并詣宮上壽駕至小次降輦太上遣本宮提舉官傳旨減拜行禮上回奏上感聖恩容臣依禮上壽太上再命減十拜俟太上升殿皇帝起居拜舞如儀率皇后百官上酒樂作衛士山呼駕興入幄次少歇樂人再排立殿上降簾太上再坐太后率皇后太子妃上壽六宮次第起居禮畢退上侍太上

過寢殿進早膳太上令宣喚吳郡王等官進來伴話
上侍太上同往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再入幄次少
歇上遣閣長奏知太上午時三刻恭請赴坐駕赴德
壽殿排當皇帝已下並簪花侍宴至第三盞太上遣
內侍請官家免花帽束帶卸上蓋衣官裏回奏上感
聖恩又免皇后大冠皇太子穿執並謝恩訖太上泛
賜皇太子壘金嵌寶盤盞紫羅紫紗南北內互賜承
應人目子錢主管禁衛官率禁衛等人于殿門謝恩

又入次少歇約一刻再請太上至樂堂再坐教坊大
使回正德進新製萬歲興龍樂曲破對舞各賜銀絹
有差又移燕清華看蟠松宮嬪五十人皆僊粧奏清
樂進酒并衙前呈新藝約至五盞太上賜官裏御書
急就章并金剛經官家亦進御書真草千文太上看
了甚喜云大哥近來筆力甚進上起謝同皇太子步
至蟠松下看御書詩再入太上宣索翡翠鸚鵡盃官
裏與皇后親捧盃進酒太上曰此是宣和間外國進

到今以賜皇帝上謝恩時太上官家並已七八分醉
遂再服上蓋率皇后太子謝恩宣平輦近裏升輦太
上宣諭知省云官家已醉可一路小心照管知省等
領旨還內來早上遣知省至宮恭問二聖起居并奏
欲親到宮謝恩太上就令提舉往問興居併免到宮
禮

八月二十八日壽聖皇太后生辰先十日車駕過宮先
至太上處起居次入本殿進香以次皇后太子太子

妃莊文太子妃張娘娘已下並進香起居至太上內
書院進泛索遂奏安止還內十二日婉容到宮至西
便門廊下先至太上處奏起居次入本殿進香諭兩
免下階起居大內進香十三日知省及大官到宮進
香閣長就管押進奉銀絹度牒等并七寶金銀器皿
比天申節減半官屬進香并設放壽星及神像書畫
等物隔簾奏喏免起居退次日皇太后宅親屬到宮
進香并本官人吏後苑官屬作院使等臣節次進香

二十一日卯時皇后先到宮候駕至到太上前殿起居次至本宮殿官家第一班皇后第二班太子并妃第三班各上壽訖太后宅親屬上壽並同天申節儀太上邀官裏至清心堂進泛索值雨不呈戲依例支賜午初二刻奏辦就本殿大堂面北坐官家花帽上蓋皇后三釵頭冠并賜簪花酒至第五盞免大衣官裏便背兒赴坐第七盞小劉婉容進自製十色菊千秋歲曲破內人瓊瓊柔柔對舞上於閣子庫支賜五

兩數珠子一號細色北段十疋太后又賜七寶花十枝珠翠芙蓉領緣一幅又移坐靈芝殿有木犀處進酒次到至樂堂再坐至更盡後還內

九月十五日明堂大禮十三日雨未時奏請宿齋北內送天花摩姑蜜煎山藥棗兒乳糖巧炊火燒角兒等十四日駕詣景靈宮回太廟宿齋雨不止午後太上遣提舉至太廟傳語官家連日祀事不易所謂十六日詣宮飲福陰雨泥濘可免勞煩天氣陰寒請官家

美進御膳頻添御服上遣閣長回奏上感聖恩至日
若登樓肆赦依舊詣宮行禮不登門時當奏聞晚雨
不止宣諭大禮使趙雄來早更不乘輅止用逍遙輦
詣文德殿齋一應儀仗排立竝免放從駕官竝常服
以從併遣御藥奏聞北內來日為值雨更不乘輅謹
遵聖旨不過宮行飲福禮太上令傳語官家既不乘
輅此間也不來看上大禮使趙雄雖已得旨猶不許
放仗上聞之曰來早若不晴時有何面目雄聞之曰

縱使不晴得罪不過罷相耳堅執不肯放散至黃昏
後雨止月明上大喜遣內侍李思恭宣諭趙雄仍舊
乘輅再遣御藥奏聞北內天晴仍舊乘輅候登門訖
詣宮行禮十五日晴色甚佳車駕自太廟乘輅還內
日映御袍天顏甚喜都民皆讚嘆聖德至巳時太上
遣直閣官往齋殿傳語官家且喜晴明可見誠心感
格賜御用段疋至鞦轆七寶篋刀子事件素食果子
等仍奏連日勞頓免行飲福禮上就遣知閣回奏上

感聖恩天氣轉晴皆太上皇帝聖心感格容肆赦訖
詣宮行禮併謝聖恩十六日登門肆赦畢車駕詣宮
小次降輦提舉傳太上聖旨特減八拜仍免至壽聖
處飲福行禮畢略至絳華堂進泛索知閣張掄進臨
江詞云聞道彤廷森寶仗霜風逐雨驅雲六龍扶輦
下青冥香隨鑾扇遠日映赭袍明簾捲天街人頂戴
滿城喜氣氤氲等閒散作八荒春祇知天意好昨夜
月華新

十月二十二日孝宗皇帝會慶聖節至日車駕過宮太
上外殿起居簪花拜舞進壽酒太上回賜次至太后
殿行禮乃從太上至後苑梅坡看早梅浣溪亭看小
春海棠午初至載忻堂排當官裏換素帽太后賜官
裏女樂二十人上再拜謝恩教坊都管王喜等進新
製會慶萬年薄媚曲破對舞並賜銀絹太上以白玉
桃盃賜上御酒云學取老爺年紀早早還京上飲酒
再拜謝恩三盃後官家換背兒免拜皇后換團冠背

兒太子免繫裏再坐本宮御侍六人並陞郡夫人就
賜誥謝恩照例支散日子錢太上又賜官裏玉酒器
十件壘珠嵌寶器一千兩尅絲作金龍裝花軟套閣
子一副侍宴官吳郡王以下各賜金盤盞段足薇露
酒香茶等是日官裏大醉申牌後宣逍遙子入便門
升輦還內

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
冷泉堂至石橋亭子看古梅太上曰苔梅有二種一

種出張公洞者苔蘚甚厚花極香一種出越上苔如
綠絲長尺餘今歲二種同時着花留此少觀命內侍
宣史浩至賜坐并召居廣鄭藻置酒奏樂上皇宣索
市食如李婆婆雜菜菱賀四酪面臙三猪胰胡餅戈
家甜食等數種太上笑謂史浩曰此皆京師舊人各
厚賜之又移宴靜樂堂盡遣樂工全用內人動樂酒
行無算太上以黃玉紫心大葵花盞宣勸史浩捧觴
為兩宮壽君臣皆沾醉小內侍密語史相公少酌上

聞之謂浩曰滿酌不妨當為老先生一醉喜賜玉帶一條片腦一金合紫尼羅二十疋御書四幅浩謝而退

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車駕過宮請太上太后遊聚景園至會芳殿降輦上及皇后翠華殿降輦兩殿至瑤津少坐並乘步輦遍遊園中再坐瑤津西軒酒三行都管劉景供進新製泛蘭舟曲破吳興佑舞各賜銀絹上親捧玉酒船上壽酒斟船中人物皆動太上喜

至錦壁賞花牡丹千餘叢各有牙牌金字別採好色
千朶安頓花架並是水晶玻璃天青汝窑金瓶中間
放沉香卓安白玉碾花商尊高三尺徑一尺三寸獨
插照殿紅十五枝隨駕官各賜兩面翠葉滴金牡丹
沉香柄金絲御書扇各一把知閣張掄進壺中天詞
云洞天深處賞嬌紅輕玉高張雲幕國艷天香相競
秀瓊苑風光如昨露洗妖妍風傳馥郁雲雨巫山約
春光濃如酒五雲臺榭樓閣聖代道治功成一塵不

動四境無鳴柝屢有豐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岳兩
世明君千秋萬歲永享昇平樂東堂呈瑞更無一片
花落太上喜賜金盃盤法錦數事又至翠華登御舟
入裏湖至斷橋入真珠園太上命買湖中魚鼈放生
宣喚湖中買賣人等內侍用小旗招引各有支賜時
有賣魚羹宋五嫂東京人太上念其老宣上船賜金
錢十文銀錢百文絹十足仍令後苑供應泛索至申
時御舟稍泊花光亭至會芳少歇太上已醉上親扶

上船乘轎都人傾城瞻嘆聖孝

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內遣御藥并後苑官管
押進奉兩宮守歲合食則劇金銀錢消夜歲軸果兒
錦厯鍾馗爆仗糕兒法酒春牛花朵等就奏知太上
元日欲先詣宮朝賀然後還內引見大金使人太上
不許傳語官家至日可先引見使人訖却行到宮禮
正月元日上坐紫宸殿引見使人訖即率皇后皇太
子太子妃至德壽宮行朝賀禮進呈畫本人使面貌

姓名及館伴問答是歲太上聖壽七十有五舊歲欲行慶壽禮太上不許至是乃密進黃金酒器二千兩上侍太上於櫺木堂香閣內說話宣喚棋待詔并小說人孫奇等十四人下棋兩局各賜銀絹供泛索訖官家恭請太上太後來就南內排當初二日早進膳訖遣太子到宮恭迎兩殿并只用轎兒禁衛簇擁入內官家親王殿門恭迎親扶太上降輦至損齋進茶訖至清燕殿看書畫玩器約午初刻後苑供進酥酒

十色熬煮午正三刻就凌虛閣排當三盞後至寧綠
華堂看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萬貫太上云宮中
無用錢處不須得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未初刻
雪大下正是臘前太上甚喜謂官家云今年正欠些
雪可謂及時却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上奏云已令
有司比去歲倍數支散太上亦命提舉官于本宮支
犒官會照朝廷之數命近侍進酒官裏上壽近臣獻
詞云紫皇高宴僊臺雙成戲擊瑤芭碎何人為把銀

河水剪甲兵都洗玉樣乾坤八荒同色了無塵翳喜
冰消太液煖融鵲鵲端門曉班初退聖主憂民深意
轉鴻鈞滿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宮二聖萬年千歲雙
玉盃深五雲樓迥不妨頻醉看來不是飛花片片是
豐年瑞太上大喜賜鍍金酒器二百兩細色段疋復
古殿香羔法酒太后命本宮歌板色歌此曲進酒太
上盡醉至更深宣轎兒入便門上親扶升輦還宮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上皇釣魚

為樂遂留賞月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以白玉石
為之雕欄瑩徹上作四面亭皆新羅白木與橋一色
大池十餘畝植千葉白蓮御榻屏几酒器俱用水晶
南岸列女樂北列男樂月上簫韶齊作稍止上皇召
小劉妃獨吹白玉笙霓裳中序時侍燕官開府曾覲
進壺中天詞云素飈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
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
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闕當日誰幻銀

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痴絕肯信羣僊高宴處移下水
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
金甌千古無缺上皇大喜曰從來月詞不曾用金甌
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晶碗上亦賜寶盞
至一更五點還宮是夜西興亦聞天樂焉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駕詣德壽宮奉迎上皇觀潮先
期浙江亭抓縛蓆屋五十間至是并用綵纈幕帟上
皇至賜從官酒食並免侍班聽從便觀看先是澈浦

金山都統司水軍五千人抵下江至是又命殿司新
刺防江水軍臨安府水軍並行閱試軍船擺開西興
龍山兩岬近千隻管軍官於江面分布五陣乘騎弄
旗標舞刀如履平地點放五色烟炮滿江及烟收炮
息諸般皆不見自龍山以下貴邸豪民綵幕綿亘二
十餘里幾無行路西興一帶亦縛幕次綵繡照江有
如鋪錦市井弄水者憎兒留住等凡百餘人皆手持
十幅綵旗蹈浪爭雄直至海門迎潮又有踏滾木水傀

傀儡水百戲撮弄各呈伎藝上皇喜曰錢唐形勝天下
所無上起奏曰江潮亦天下所獨宣諭侍官各賦詩
江月一曲至晚呈上以吳琚為第一其詞曰玉虹遙
挂望青山隱隱有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霆
初發白馬凌空瓊鼇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爵
葱環拱吳越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真奇絕
好是吳兒飛彩幟蹙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
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兩宮賞賜

無限至月上始還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宮太上命提舉傳旨
盛暑請官家免拜至內殿起居太上令小內侍扶掖
免拜謝恩太后處亦免拜太上邀官裏便背兒至冷
泉堂進早膳訖太上宣諭云今歲比常年熱甚上起
答云伏中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留在此納涼到
晚去或三省有緊切文字不妨就幄次進呈上領聖
旨遂同至飛來峰看放水簾時荷花盛開太上指池

心云此種五花同幹近伯圭自湖州進來前此未見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見日色並無暑氣後苑小廝兒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張掄所撰鼓子詞後苑進沆瀣漿雪浸白酒上起奏曰此物恐不宜多喫太上曰不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傷脾太上首肯因閒說宣和間公公每遇三伏多在碧玉壺及風泉館萬荷莊等處納涼此處涼甚每次侍宴雖極暑中亦着衲襖兒也命小內侍宣張婉容至清心

堂撫琴并令碁童下碁及令內侍投壺賭賽利物則
劇官家進水晶提壺連索兒可盛白酒二斗白玉雙
蓮盃拌碾玉香脫兒一套六箇大金盆一面盛七寶
水戲并宣押趙喜等教舞水族又進太皇后白玉香
珀扇柄兒四把龍涎香數珠佩帶五十副真珠香囊
等物直至酉初還內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
忽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色已而天

宇豁然待制洪邁進一詩歌咏其實云五更猶自雨
如麻無數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悵望舉頭見日
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
光無盡藏何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日扈從詣景靈
宮朝獻上賜和篇春郊柔綠遍桑麻小駐芳園覽物
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
同樂敢務游畋漫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
爛如花後二日兵部尚書宇文价內引上舉此詩曰

洪待制用雨如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
羯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荅之价拱手稱賀

立春前一日臨安府進大春牛設於福寧殿庭及駕臨
幸內官皆用五色綵杖鞭牛御藥院例取牛睛以充
眼藥餘屬直閣婆號管人都行首掌管預造小牛數
十飾以綵旛雪柳分送殿閣巨璫各以金銀錢綵段
相酌是日賜百官春旛勝宰執親王以金餘以金裹
銀及羅帛為之係文思院造辦各帶於幘頭之左入

謝後苑辦造春盤供進及分賜貴邸宰臣巨璫翠鏤
紅絲金鷄玉燕備極珍巧每盤直萬錢學士院撰進
春帖帝后貴妃夫人諸閣各有定式絳羅金鏤華彩
可觀臨安府亦鞭春開宴而邸第餽遺多效內庭焉
胡浩然上郡守喜遷鶯云譙門殘月聽畫角曉寒梅
花吹徹瑞日祥雲和風解凍青帝乍臨東闕暖向土
牛簫鼓天路珠簾高揭最好是戴綵幡春勝披頭雙
結奇絕開宴處珠履玳簪俎豆爭羅列舞袖翩跹歌

喉縹緲壓倒柳腰鶯舌勸我應時納祜還把金爐香
焚願歲歲這一卮春酒長陪佳節

元夕禁中自去歲賞菊燈之後迺試燈謂之預賞一
入新正燈火日盛皆修內司諸璫主之於復古膺福
清燕明華等殿張挂及宣德門梅堂三間臺等處臨
時取旨起立鰲山燈品每以蘇燈為最圈片大者徑
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其後
福州所進純用白玉晃耀奪目新安所進益奇圈骨

悉皆琉璃號無骨燈禁中作琉璃燈山高五丈人物
皆為機關轉動如活結大彩樓貯之又於殿堂梁棟
牕戶間為涌壁作諸色故事龍鳳嚙水蜿蜒如生前
後設玉柵簾寶光花影不可正視僊韶迭奏聲聞人
間殿上鋪連五琉璃閣皆毳文戲龍百花小牕間垂
水晶簾流蘇寶帶交映璀璨中設御座恍然如在廣
寒水晶宮也至二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鰲山擎
輦者皆倒行以便觀賞香烟燈光薰照天地中以五

色玉珊珊簇成皇帝萬歲四大字其上伶官奏樂下為
露臺百戲呈巧內人小黃門皆巾裹翠蛾效街坊清
樂宣喚市井舞隊及市食先是府尹預擇華潔善歌
者伺于外至是隨宣進入妃嬪內人亦爭賞之數倍
得直有一夕致富者宮漏既深宣放烟火百餘架而
駕始還

都市自舊歲孟冬駕回已有乘肩輿小女鼓吹歌舞日
數十隊以供貴邸豪家之翫而天街茶肆酒館漸以

羅列燈毬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三
橋等處客邸最盛燈火簫鼓每至四鼓日盛一日姜
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氣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
應不盡婆婆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
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
不肯歸吳夢牕玉樓春云茸茸狸帽遮梅額金蟬羅
剪胡衫窄肩輿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閒鼓笛問稱
家在東城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瑞春眠猶

夢婆娑斜趂拍深得其意態者也至節後漸有大隊如
四國朝傀儡之類多至數百天府每夕差官點趣各
給錢酒油燭多寡有差且使之南至昇陽宮支酒燭
北至春風樓支錢米終夕街坊鼓吹不絕士女羅綺
如雲至五夜則京尹乘小轎諸舞隊次第簇擁前後
連亘十數里錦繡填委道路吏魁以大囊貯楮券凡
遇小經紀人犒千百謂之買市至有點者以小盤貯
梨數片騰身出於稠人之中支請官錢數次者亦不

禁也李賀房詩云斜陽盡處蕩輕烟輦路東風入管
絃五夜好春隨步暖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
羅帶寶炬籠綃鬪玉鈿人影漸稀花露冷踏歌吹度
晚雲邊京尹幕次例占市西坊緊開分地黃燭粃盆
照耀如晝其前列荷校囚數人大書犯由云某人不
合搶撲釵環挨搪婦女繼而行遣一二謂之粧燈其
實皆獄內罪囚姑借以儆奸民耳又分委府僚以巡
風燭及命都轄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緝姦盜三獄

亦張燈建淨獄道場多裝獄戶故事及陳列獄具卽
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御藥家開設雅戲烟火花
邊水際燈燭燦然遊人士女縱觀則相迎酌酒而去
又有幽坊深巷好事之家多設五色炮燈更自雅潔
姜白石詩云沙河雲合無行處惆悵來遊路已迷却
入靜坊燈火空門門相似列蛾眉又云遊人歸後天
街靜坊陌人家未閉門簾裏垂燈照尊俎坐中嬉笑覺
春溫或於小樓以人為大影戲兒童懽呼終夕此類

不可數也西湖諸寺惟三竺燈最盛往往有宮禁所
賜貴璫所施者都人好奇亦往觀焉白石詩云珠絡
琉璃到地垂鳳頭銜帶玉交枝君王不賞無人進天
竺堂深夜雨時街市婦女皆帶珠翠鬧蛾玉梅雪柳
菩提葉燈毬銷金合蟬貂袖項帕而衣尚白蓋燈月
所宜也游手浮浪輩或剪白紙為蟬謂之夜蛾以棗
肉炭屑為丸繫以鐵絲燃之名火楊梅以紙燈內置
闕揆放地下以足沿街躑轉之謂之滾燈以木為格

用彩帛製為諸色行貨人物鋪面謂之六街三市燈
飲食則乳糖糖粽子餛飩科斗粉豉湯水晶膾菲
餅南北珍果阜兒糕宜利少橙圓子滴酥炮螺酪
麵玉消膏琥珀餬破麻酥灌糖酥藕龍纏蜜果糖葱
管糖十般香糖皆用鏤鏰粧花盤架車兒簇插飛蛾
紅燈綵盞叫歌喧填幕次往往呼至前使之吟叫以
酬其直白石詩云貴客鉤簾看御街市中珍物一時
來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競以金盤鈿

合簇釘遺之謂之市食合兒夜闌燈罷有小燈照路拾遺者謂之掃街遺鈿墮珥往往得之可謂奢之極矣亦東都遺風也

燈品蘇福為冠新安晚出精妙絕倫有無骨燈用絹囊貯粟為胎燒之及成去粟則渾然琉璃毬也景物奇巧無比又為大屏灌水轉機百物皆動趙忠惠守吳日嘗命製春雨堂五大間左為汴京御樓右為武林燈市歌舞雜藝纖悉曲盡凡用千工外此有魷燈則

刻鏤犀珀玳瑁以飾之珠子燈則五色珠為網下垂
流蘇或為龍船鳳輦樓臺故事又皮燈鏤鏤工巧五
色粧鑾如影戲之法羅帛燈尤多或為百花或細眼
間以紅白琥珀萬眼羅者最奇外此又有五色蠟紙
菩提葉者若沙戲影燈人物旋轉如飛又深閨巧娃
剪紙為燈尤為精妙有以絹燈剪為詩詞時寓譏諷
及畫人物藏頭隱話及舊京諠語戲弄人物有貴邸
競出新意以細竹絲編織加以綵飾可愛穆陵喜之

令製百盞期限既迫勢難卒成而內苑諸璫耻於不
自己出思所以勝之遂以黃草布剪縷加之點染與
篋無異凡兩日百盞俱進御矣

康伯可當高宗時以詞章待詔金馬及慈寧歸養兩宮
燕集伯可應制之作居多嘗於上元應制進瑞鶴偈
云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花滿
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球有爛
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叢裏蘭

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
滿路成團打隊簇著冠兒闌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
平再見高宗覽之大喜賜金甚厚

二月二日宮中排辦挑菜御宴先是內苑預備朱綠花
斛下以羅帛作小卷書品目于上繫以紅絲上植生
菜薺花諸品俟宴酬樂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
之后妃皇子貴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賞無罰以次
每斛十號五紅字為賞五黑字為罰上賞則成號真

珠玉盃金器北珠篋環珠翠領抹次亦銀鈹酒器冠
鈹翠花殺帛龍涎御扇筆墨定器官窰之類用此以
資戲笑王宮貴邸亦多效之

仲春上旬福建漕司進第一綱臘茶名北苑試新皆方
寸小鈹進御止百鈹護以黃羅軟盃藉以青筠裹以
黃羅夾複巨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鍍金鎖又以細
竹篾絲織笈貯之凡數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鈹
直四十萬僅可供數甌之啜耳或以一二賜外邸則

以生線分解轉遺好事以為奇玩茶之初進御也翰林司例有品嘗之費皆漕司邸吏賂之間不滿欲則入鹽少許茗花為之散漫而味亦漓矣禁中大慶賀則用大鍍金斚以五色韻果簇飣龍鳳謂之繡茶不過悅目亦有專工者外人罕知

禁中賞花非一先期內苑及修內司分任排辦凡諸苑亭榭花木粧點一新錦簾綃幕飛梭繡毬以至茵褥設放器玩盆窠珍禽異物各務奇麗又命小璫內司

列肆闢博珠翠花朶冠篋環繡段畫領花扇官窑定
器孩兒戲具鬧竿龍船等物及有賣果木酒食餅餌
蔬茹之類莫不備具悉效西湖景物起自梅堂賞梅
芳春堂賞杏花桃源觀桃粲錦堂金林檎照粧亭海
棠蘭亭修禊至於鍾美堂賞大花為極盛堂三面皆
花石為臺三層各植名品標以象牌覆以碧幕臺後
分植玉繡毬數百株儼如鏤玉屏堂中左右各列三
層雕花彩檻護以彩色牡丹畫衣間列碾玉水晶金

壺及大食玻璃官窰等瓶各簪奇品如姚魏御衣黃照
殿紅之類幾千朶別以銀箔間貼大斛分種數千百
窠分列四面至於梁棟牕戶間亦以湘筒貯花鱗次
簇插何翅萬朶當中設牡丹紅錦地茵自中殿妃嬪
以至內官各賜翠葉牡丹分枝鋪翠牡丹御書畫扇
龍涎金合之類有差下至伶官樂部應奉等人亦沾
恩賜謂之隨花賞或天顏悅懌謝恩賜予多至數次
至春暮則稽古登瀛堂賞瓊花淨侶亭紫笑淨香亭

采蘭挑筍則春事已在綠陰芳草間矣大抵內宴賞
初坐再坐插食盤架者謂之排當否則但謂之進酒
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極涼長松修竹濃翠蔽
目層巒奇岫靜對縈深寒濕飛空下注大池可十畝
池中紅白菡萏萬柄蓋園丁以瓦盎別種分列水底
時易新者庶幾美觀又置茉莉素馨建蘭麝香藤朱
槿玉桂紅焦闌婆詹蔔等花數百盆於廣庭鼓以風
輪清芬滿殿御坐兩旁各設金盆數十架積雪如山

紗厨後先皆懸挂伽蘭木真蠟龍涎等香珠百餘簇
漿金碗珍果玉壺初不知人間有塵暑者也聞洪景
盧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三伏中體粟戰慄不可久
立上問故笑遣中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境界可
想矣

七夕前修內司進摩睺羅卜卓每卓三十枚大者至高
三尺或用象牙雕鏤或用龍涎拂手香製造悉用鏤
金珠翠衣帽金銀釵釧珮環真珠頭鬚及手中所執

戲具皆七寶為之各護以五色鏤金紗厨制閭貴臣
及京府等處至有鑄金為貢者官姬市娃冠花衣領
皆以乞巧物為飾焉

禁中中秋賞月有延桂排當如倚桂閣秋輝堂碧岑皆
臨時取旨夜深天樂直徹人間御街如絨線蜜煎香
鋪皆鋪設貨物誇多競好謂之歇眼燈燭華粲竟夕
乃止此時浙江放一點紅羊皮小水燈數十萬盞浮
滿水面粲如繁星或謂此乃江神所喜非徒事觀美

也

禁中例於八日作重九排當於慶瑞殿分列黃菊粲然
眩目且點菊燈略如元夕內人樂部亦有隨花賞如
前賞花例蓋賞燈之宴權輿於此自是日盛矣或於
清燕殿綴金亭賞橙橘遇郊祀則罷宴

十月御前供進夾羅御服臣僚服錦襖子夾公服授衣
之遺意自是御爐日設火至明年二月朔止皇后殿
開爐節排當是月遣使朝陵如寒食儀都人亦出郊

拜墓用綿毬赭衣之類

冬至朝廷大會慶賀排當並元正儀而都人最重一陽
賀冬車馬皆華整鮮好五鼓已填擁雜還於九街婦
女小兒服飾華美往來如霍山祠城隍諸廟炷香尤
盛三日之內店肆罷市垂簾飲博謂之做節享先則
用餛飩貴家求奇一器凡十餘色謂之百味餛飩
禁中賞雪御明遠樓即南木樓後苑進雪獅並以金鈴
綵鏤為飾且作雪花雪燈雪山之類及滴酥為花及

諸事件並以金盆盛進以供賞玩進雜煎品味如春
盤餠釘羊羔兒酒以賜併於內藏庫支犒官券數百
萬以犒諸軍及令臨安府分給貧民或皇后殿別有
支犒而貴家富室亦各以錢米犒隣里之貧者

禁中以臘月二十四日為小節夜三十日為大節夜呈
女童驅儺粧六丁六甲之類大率如夢華錄所載後
苑修內司各進消夜果兒以大合簇釘凡百餘種如
蜜煎下至花餠炒豆及玉器珠翠花朵犀象博戲之

具銷金斗葉諸色戲弄之物無不備具皆極纖巧又於其上作玉輅高至三四尺悉以金玉等寶為飾護以貼金龍鳳羅罩務以奇侈求勝一合之費不啻中八十家之產止資天顏一笑耳后妃諸閣各進歲軸兒及珠翠百事吉利袋兒小樣金銀器皿并隨年金錢一百二十文旋亦分賜親王貴邸宰臣巨璫至於爆仗有為果子人物等類不一而殿司所進屏風盡鍾馗捉鬼內藏藥線熱放百餘奇巧不絕簫鼓迎春

鷄人警唱而玉漏漸移金門已啟矣

歲晚賜日賜親王宰執三衙從官內侍省及外閫前宰
執等膳藥係和劑局造進及御藥院特造辦銀合各
一百兩以至五十兩三十兩各有差伏日暑藥亦同
行都官酒庫每歲清明前開煮中秋前賣新先期諸庫
呈樣點檢所以呈府既中擇日開沽以白布三丈
餘揭竹竿頂題曰某庫選到酒匠某人醞造上等釀
辣無比高酒三五人扶之而行以鼓樂妓女雜技前

導聯鑣穿市觀者如堵酒匠則新巾紫衣乘馬從之
以府中所賞綵帛錢會銀碗駝負馬前謂之迎酒楊
炎正詩云錢唐妓女顏如玉一一紅粧新結束問渠
結束何所為八月皇都酒新熟酒新熟浮蛆香十三
庫中誰最强臨安大尹索酒嘗舊有故事須迎將翠
翹金鳳烏雲髻雕鞍玉勒三千騎金鞭爭道萬人看
香塵冉冉沙河市琉璃盃深琥珀濃新翻曲調聲摩
空使君一笑賜金帛今年酒賽真珠紅畫樓突兀臨

官道處處繡旗誇酒好五陵年少事豪華一斗十千
誰復校黃金爐下漫徜徉何曾見此大堤娼惜無顏
公三十萬往醉金釵十二行又賽酒則往酌諸廟謂
之乞利市高九萬詩云賽罷祠山賽二郎酒行明日
欲開張愚民可是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

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
烟為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粲如織錦
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衆京尹為

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瑤貴客賞犒無筭都人士女兩
堤駢集幾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櫂比如鱗亦無行舟
之路歌謠簫吹之聲振動遠近若遊之次第則先南
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
弁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入西泠閒却半湖春色
蓋紀實也既而小泊斷橋十舫駢聚歌管喧奏粉黛
羅列最為繁盛橋上少年郎競縱紙鳶以相勾牽剪
截線絕者為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爆仗起輪走線

之戲多設於此至花影暗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
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為常張武詩云帖帖平湖印晚
天踏歌遊賞錦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
後船

西湖競渡自二月八日為始而端午尤盛是日畫舫齊
開遊人如蟻龍舟六隻俱裝十太尉七聖二郎神雜
劇飾以綵旗錦傘花籃鬧竿鼓吹之類帥守往一清
堂彈壓立標竿於湖中挂錦綵銀碗官楮以賞捷者

有一小節級披黃衫青帽插孔雀尾乘小舟橫節杖
聲喏取指揮次以舟回朝龍舟以綵旗招之諸舟鳴
鑼鼓分兩翼遠近排列成行再以綵旗引之諸舟競
發先至標所者取賞聲喏而退其餘犒錢而已吳子
和賦喜遷鶯云梅霖初歇正絳色海榴爭開佳節角
忝包金香蒲切玉是處玳筵羅列鬪巧盡輸年少玉
腕綵絲雙結艤畫舫見龍舟兩兩波心齊發奇絕難
畫處激起浪花翻作湖間雪畫鼓轟雷紅旗掣電奪

罷錦標方徹望中水天日暮猶自珠簾高揭棹歸晚
載荷香十里一鉤新月

二月八日為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
競集他如雜劇則曰緋綠社蹴毬則曰齊雲社唱賺
則曰遏雲社耍詞則曰同文社相撲則曰角觝社清
樂則曰清音社射弩則曰錦標社花繡則曰錦體社
使棒則曰英畧社小說則曰雄辯社行院則曰翠錦
社影戲則曰繪革社梳剃則曰淨髮社吟咏則曰律

華社撮弄則曰雲機社而七寶驀馬二會為最玉山
寶幣尺璧翠珠璀璨奪目而天驥龍媒絨韉寶轡競
賞神駿好奇者至剪毛為花草人物厨行果局窮極
肴核之珍有所謂意思作者悉以通草羅帛雕飾為
樓臺故事之類飾以珠翠極其精緻一盤至直數萬然
皆浮靡無用之物不過資一玩耳奇禽則紅鸚白雀
水族則銀蟹金龜高麗華山之奇松交廣海嶠之異
卉不可縷數莫非動心駭目之觀也若三月三日殿

司真武會三月二十八日東嶽生辰社會之盛大率
類此

都下自十月以來朝天門內外競售錦裝新歷諸般大
小門神桃符鍾馗狻猊虎頭及金綵縷花春帖幡勝
之類為市甚盛八日則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
葷柿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醫家亦多合藥劑侑
以虎頭丹八神屠蘇貯以絳囊餽遺大家謂之臘藥
至于餽歲盤盒酒擔羊腔充斥道路二十四日謂之

交年祀竈用花餚米餌及燒替代作糖豆粥謂之口
數市井迎儺以鑼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至除夜則
比屋以五色錢紙酒果以迎送六神于門至夜黃燭
粃盆紅映霄漢爆竹鼓吹之聲喧闐徹夜謂之聒廳
小兒女終夕博戲不寐謂之守歲又明燈床下謂之
照虛耗及貼天行帖兒財門于楣祀先之禮則或昏
或曉各有不同如飲屠蘇百事吉膠牙餚燒木賣惜
董等事率多東都之遺風焉守歲之詞雖多極難其

選獨楊守齋一枝春最為近世所稱詞云竹爆驚春
競喧閭夜起千門簫鼓流蘇帳暖翠鼎緩騰香霧停
盃未舉奈剛要送年新句應自賞歌清字圓未誇上
林鶯語從他歲窮日暮縱閒愁怎減劉郎風度屠蘇
辦了迤邐柳忻梅妬宮壺未曉早驕馬繡車盈路還
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細數

都民素驕非惟風俗所致蓋生長輦下勢使之然若住
屋則動蠲公私房賃或終歲不償一銀諸務稅息亦

多蠲放有連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認諸項
窠名恩賞有黃榜錢雪降則有雪寒錢久雨久晴則又
有賑恤錢米大家富室則又隨時有所資給大官拜
命則有所謂搶節錢病者則有施藥局童幼不能自
育者則有慈幼局貧而無依者則有養濟院死而無
殮者則有漏澤園民生何其幸歟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